太極圖說論

太極圖說論後序卷之下

錢唐王嗣槐仲昭著　　同學諸子評

太極圖說論後序

伏羲畫卦倚數而起其理之可以文字見之者莫不具備乎其中自文周至孔子始以其具備之理無不取而發明之然十翼言理詳于言數者理行乎陽而人主之數未嘗不在其中數行乎陰而鬼神主之理亦未嘗不在其中故理之與氣猶天之有道與氣也

氣有數道亦以氣而行其數猶人之有性與命也命有數性亦以命而有其數聖人以理之大于數也以理主乎數不以數主乎理猶天之以道主乎氣猶人之以性主乎命此康節理大于數之說可為知道者告也然則天下之人一惟以理主乎氣動靜云爲于人乎謀之又何必抱筮問易于鬼神乎謀之哉其以數而制為卜筮者聖人亦為日用不知之民通陰陽而求之以前其用而爲之者也然又非有動有靜有云有爲必一一于鬼神謀之亦因貳以濟民行疑則

卜不疑則不卜也若聖人理主乎數爲用卜筮然如行軍遷國之類其在洪範所爲大疑者也謀乃身謀卿士庶人不得不謀之鬼神者也故古之時雖日用不知之人亦明乎不疑何卜之義旣卜而又必審度于事理之間不以非道而吉爲吉不以是道而凶爲凶亦通乎以理大乎數雖違卜而行者有之非若後世上而王公大人下而士庶人于進退存亡得失之間惟進與存與得爲幸以退與亡與喪爲不幸雖吉是趨惟凶是避以是求諸鬼神一若吉凶趨避惟彼

操之惟所命之而已矣故大易倚數而起亦嘗不可以數爲主乃聖人略于言數而詳于言理以天下主乎數而不能無背于理者有之矣未有主乎理而反背乎數者也士君子安常處順之時尊榮福享莫不宜之一旦遭逢禍變忠孝節烈成仁取義理在則然遑問數哉庸人無知未嘗不以遭逢若是亦其數爲之不知其生平主乎理者終不以術家所指稱而易其志于造次俄頃之間以其非數之所能主而主之亦非數之所宜主而主之者也此聖人說卦明言參

天兩地○立卦生爻○無非倚數而起○乃終以和順道德○窮理盡性至命爲要歸○此康節既知聖人詳于言理而必于數詳言之者亦徒言其不必言不足言者而已矣使非能知理大于數其去京焦之術曾幾何哉

作理數論二

理猶天之命數猶天之氣理猶人之性數猶人之命以此明理大于數之根本千古無人道破聖人知命之學惟桂山知親承聖人而面命之吾非苟此書幾于終其身聾瞽之人而已矣

聖人之道未有不于至顯至近有可名言而言之者也吾儒必于至幽至遠無可名言求之命也性也理也皆至幽至遠無可名言者也而求之命即于天之行言之人之性即於人之心言之萬事萬物之理即于萬事萬物之必有其則言之又何其至顯至近有可名言如是者耶是則何顯何近非無名之可言何遠何幽非有名之可言異端曲學之徒不獨合吾至顯至近有可名言為不足言并合吾至幽至遠無可名言亦為不足言而別求一至幽至遠無可名言之

道而言之亦不過以吾合有無而無一不有者幾合有無而無一不無究不過止有無之一字是其所有而已矣吾儒不知何以故讀聖人之書明聖人之理人人各有一言道而至于不能象則名言亡矣之説隱緊於胸中夫是以天人大道言有言無悖與吾聖人在若合若離之間而不知其非每讀其書未嘗不爲掩卷而太息也推其意不過孔孟之徒亦有性與天道不可得聞高矣美矣宜若登天之說亦若有無可名言者然不知子貢之所爲不可聞即夫子中人

上下可語不可語之說也夫子日以文行忠信教及門無一非性與天道至與至切之至理也中人以上語之而知之不語而亦能知之中人以下語之未必知之不語而由之亦何必以所未能知而語之其所為上者即性與天道之在孝弟忠信中者也豈其有所為無可名言不可得聞者耶公孫丑之所為天不可及即冉求悅道而力不足之說也孟子日以居仁由義教及門無一非性與天道至其至切之至理也教以用其力而能及之充無害人充無穿窬雖至

仁至義高美如天而亦及之矣教以用其力而不能及之害大何必而不能充穿窬何事而不能充雖不仁不義至卑至不美如墜地而弗及之矣其所爲不可及者即性與天道之在居仁由義中者也豈真有所爲無可名言如天之不可及者耶推其意又不過謂夫子亦有過此以往而未之或知孟子亦有聖不可知謂神之說亦若言無可名言者然不謂夫子以學至精義利用可謂盛矣猶有過此以往未之或知者即下文窮神知化斯爲德之盛耳孟子以人由充

貫光輝而聖學可謂至矣猶有不可知者焉即下文神之謂也斯爲人之至耳至其所爲神化不可知者仰帝王之窮變通久聖人之任此久遠者爲之先非人所得而知之測之既爲之後非人所得而知之測之而已乃明世陋儒讀書如誦詩斷章取義截上下文不說此摘末之知不可知以爲孔孟亦能知釋氏作不可思維不可言說語爲可嗤而可欺也知此而後可以論漢唐以來諸儒學孔孟而所得之分量矣漢世惟一董仲舒能知性道之原其學甚正其他

處則爲孝弟之人出則爲循良之吏一若不知性與天道者然又如霍光不學無術金日磾休屠國人性與天道何由得聞而樸厚忠勤爲時賢相不可謂非性與天道中人也唐世惟一韓愈能明性道之說其學甚正其他文章彪炳于一時事業彪然于史冊一若不知性與天道者然又如李晟家世武夫渾瑊生長邊邑性與天道何由得聞而忠義激烈稱社稷臣不可謂非性與天道中人也惟晉世王衍何晏崇尚虛無與二氏之徒談說玄妙彼爲知性與天道爲何

物自謂言虛言無出聖人性天之外苟非土詳稽綜祖述劉蕺山忠孝節義表著當時晉世諸儒聖人之徒幾無一人矣孔孟之道至有宋而始著較漢爲盛濂溪諸儒稱首與二程張邵俱稱大儒識其存誠主敬修己治人一本孔孟爲旨一何粹也與端世學之徒惟不知聖人之道至顯至近即至微至遠有可名言即無可名言不知太極本無而有必以無極爲無而言之不知心性本無而有必以無心無性爲無而言之不知有等有殺乃聖人天地之仁必以無等

無殺爲太于天地聖人之仁不知理主乎數乃大易人道之理數必以數主乎理爲術家鬼道之理數諸術既不能斥而正之乃猶若有味乎其意亦益以晉道通之貫之爲論說而傳示之不知其將以聖人之下學通貫之耶抑將以聖人之上達通貫之耶夫豈不知聖人之下學既不能與彼通貫之即聖人之上達自必不能與彼通貫之而猶爲論說傳示而通之貫之亦不過以我自以通貫于二氏者通貫之而已矣此周程張俯賢知之過之所不能免者也亦惟有

宋諸儒生平不以從事二氏爲諱浸淫其說而不能忘有以使之然耳。余嘗以後儒推紫陽朱子集諸儒之大成亦可爲定論矣紫陽終其身博文約禮篤信聖人之人也集註經書一生述而不作卽前輩論著成書何嘗不知與大聖賢人多殊旨必爲委曲解釋引歸聖人而復巳其不能引歸者以巳意伸說之。如氣質之性起自張程無形有理爲濂溪解性卽理也。無人敢議繼善成性見解有差之類一一流露于意言之表以是爲宋世聖人之門第一人可爲不愧矣。

以故宋世諸儒其經明行修恂恂如不及者皆尊德性極高明之人自爲過之者也苟非聖人過猶不及一語鮮有不同于端木師愈之見者矣逮及元明與宋世畧同其守經書繩尺去孔孟之門不遠而高自標置亦自謂言所不言發所未發如楊慈湖心本無物忽有物而格去之王陽明求理于事物中是析心與理爲二諸說墜入禪窟冥然不知此沈士榮管志道之徒尊佛爲聖降孔爲仁倡爲邪說流傳人間幾欲撤孔孟之席引二氏居其上而北面之矣嗚呼濟

幸聖人至顯至近有可名言之道真如天之不可得踰故諸儒終其身入二氏之室究不能造聖人之門牆徒日探討無所得反而仍歸聖人而已假使聖人日以至幽至遠不可名言教人則不必二氏之徒以聖人止能言可言之道不能言不可言之道止能言可言之天不能言不可言之天吾儒早已能為二氏之言矣甚矣夫子下學上達一語何其至顯至近乃自嘆世莫我知而歸其知于天吾儒終不能反復而深思之不亦悲乎作諸儒論一

讀性理諸篇諸儒言存誠主敬修己治人一本聖人至顯至近言者何其深切著明性與天道已在其中夫豈不知而不可以知言者不知性與天道本是自然所謂天命之人率之何嘗是假修爲之物以不假修爲之物必修之爲之正在人倫天德尋常日用之中此聖人止言顯近不言幽遠之至教也今以人不能修之爲之并疑不假修爲而自有之性是不知人并不知天安得不以性道與倫常分有無而墜入二氏窩中此孔孟以後賢知之

通病一貫之旨中[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之言不[illegible][illegible]道如此說又如彼說支離將根源坐下此桂山通論七十九篇專爲此篇而發

吾於聖人之道既已原之矣又從而明之皆以人明二氏之道必不明聖人之道以明之也人不明聖人而明二氏之道亦自以爲二氏之道如是如是予既已明之矣而不知其終不能明亦自以爲能明斯已耳此吾不得不取聖人與人共明之道并取二氏不與人共明之道與天下共明之也今天下懲不肖之

人惟不明聖人與人共明之道而欲明二氏不與人共明之道不問其能明與不能明終其身自以爲能明不復過聖人而問焉此固然無足怪者也惟天下賢知之人既自爲明聖人與人共明之道又自爲能明二氏不與人共明之道又自爲聖人自爲聖人二氏自爲二氏乃何以聖人之道必引二氏之言以入之二氏之道必引聖人之言以飾之夫聖人之道而可引二氏之言以入之其不知聖人之道瞭然可知矣二氏之道而可引聖人之言以飾之其不知二氏

之道居然可知矣此吾不徒以聖人之道爲二氏故爲之辨而明之不徒以二氏之道爲聖人故爲之辨而明之尤在取吾儒引二氏之言入聖人之道引聖人之言飾二氏之道爲之辨而明之者也今天下賢智之人有不知聖人言性與天道是從有而言者耶二氏言性與天道是從無而言者耶聖人言性與天道有是五倫四德而言有者耶二氏言性與天道無是五倫四德而言無者耶而不知性與天道有而無者也乃有之源而非有之迹也五倫四德有而有者

也有其有之迹即有其有之源者也吾儒於釋氏之說則曰吾但於其迹上斷之若欲從其源而去取之其說未窮則已化而爲佛矣夫性與天道非迹也而爲迹之源五倫四德非源也而爲源之迹聖人有是性與天道之源斯有是五倫四德之迹迹即是源也源即是迹也天下有以天之四時行百物生之迹非即天以天之命行天之道其源本如是者乎天下有以聖人之明五倫充四德之迹非即聖人以己之性率己之道其源本如是者乎然則迹既可斷其源又

何不可斷有是迹斯有是源無是迹斯無是源無是五倫四德之迹斯無是五倫四德之源從其源而一言以斷之斯已足矣何有於從其源而去之又何有於從其源而取之終于不能去之而取之化而爲僞哉然吾儒必謂止于可見之迹斷之不于不可見之源斷之亦不過以聖人與釋氏同爲人耳人同此心心同此性性同此命耳吾言有而彼言無吾之言有本無彼之言無本有言有言無不同其源則同耳吾之有倫有德彼之無倫無德言有言無非其源不同

亦其迹不同耳嗚呼吾儒以是而言性言天道有不混聖人與二氏性道有無之分界雖聖人與二氏天人理氣之大原有是作偽者引其旨于前斯有是濫觴者沿其說于後涇渭本分而無分茫芴白別而罔別亦何日是辨而明之之一日哉蓋性與天道之有而無也不可以有其源而反以源為無而言之者也其為無者無之迹耳以太虛言而已其源在太虛至無之中有之止可以有言者也五倫四德之本無而有也不可以有其迹而止以有言之者也其為有者

源之有也不以太虛言者也其迹在太虛至有之中有之而始以有言者也二氏于五倫四德無其有人止知無其有之迹而已而不知其有之源蚤已無之矣二氏于性與天道有其無人止知有其無之源而已而不知無其迹之有弃與其源之無而併無之矣然而二氏之無五倫四德也爲無一已之耳目體槁木其形夢幻其身而無之也非謂五倫四德之本無而無之也二氏之無性與天道爲無一已之有知有覺混沌其心冥寂其性而無之也非謂性與天道

之本無而無之也其以五倫四德在吾性與天道中吾不無之則吾所求于性與天道不可得而有矣其以有知有覺在吾性與天道中吾不無之則吾所求于心而無其心性而無其性者不可得而有矣然而二氏自以爲至眞無上之道人弗爲之而吾獨爲之者豈無所爲而爲之哉亦爲了生死而爲之耳了生而後可以長生不死而爲人其人爲神仙了死而後可以長死不生而爲鬼其鬼爲佛祖故其生也槁木其形夢幻其身吾所求于性與天道者如是而已足

矣彼豈不知人之爲人性與天道中有是五倫四德吾於一無而無不無中雖欲率而由之吾烏乎率而由之亦其勢之有必然者也其死也混沌其心寘寂其性吾所求於性與天道如是而已足矣彼豈不知鬼之爲鬼性與天道中猶是五倫四德存于一無而無不無中雖欲有而存之吾烏乎有而存之亦其勢之有必然者也吾儒讀聖人之書明聖人之道何嘗欲無一已之耳目口體必取性與天道之有倫有德者以無耳目口體故亦以無爲宗旨而言之何嘗欲

無一己之有倫有德必取有知有覺之在性與天道者以無倫無德故亦以無爲宗旨而言之乃自孔孟以來人皆讀孔孟之書明孔孟之道止知孔子罕言性與天道其門弟子亦以不可聞歎之不知孔子非如釋氏有所秘密而不言也其理之無而不言者即其理之有而可言門弟子聞其有即聞其無乃孔子立教以教人本如是也止知孟子曰道性善言必稱堯舜其間弟子亦有以好辯疑之不知孟子非若諸儒言所未言發所未發而稱之道之也其本聖人言無

之是正時人言理之非乃孟子辨性道以明性道本
如是也孔孟而後漢唐諸儒罕言性與天道謂其知
之而罕言可也謂其不知而罕言亦可也然諸儒罕
言性與天道未嘗不於五倫四德恆言之侑于五倫
四德恆言之尊所聞而行所知雖謂不知性與天道
亦必謂之知性與天道矣以其止知聖人言有而言
之不知老氏言無而不言之雖罕言庸何傷有朱諸
儒以爲性與天道謂其言所不言而必稱必道可也
謂其得所求發而必稱必道可也蓋諸儒以有言五

倫四德又未嘗不于性與天道以無言之苟于性與天道以無言之道主静而性本空雖謂之知性與天道亦必謂之不知性與天道矣以其既本聖人言有而言之又本二氏言無而言之雖必稱必道亦何益之有哉聞嘗取有宋諸儒集錄諸書而蔵之其言五倫四德不能不本性與天道而言有若皆孔孟大聖賢人生平剛述論辨至實至有之理必不能出其範圍別竪一義別立一說以爲言所不言發所未發者也是五倫四德既知不可以無言矣何以又分性與

天道于無而言之苟如是是徒以性與天道所為事
所為物者為有而其所為理者未嘗不可與釋氏無
心無性同歸于無而言之矣性與天道既知不可以
無言矣何以此分五倫四德於有而言之苟如是是
徒以五倫四德之所為理者為無而其所為事所為
物者又未嘗不可與釋氏之無倫無德同歸于無而
言之矣此其故亦徒以孔子罕言性與天道一若知
其無而止以有言者然不知孔子立教以教人從人
言不從天言無一不從人之受於天而言之也其言

天之命天之道亦止從人之性人之道而言者言之
不必又取天之命別其以何爲天之命而言之天之
道別其以何爲天之道而言之假使于時有異端如
二氏不言人而言天且言天上之天天之命不歸吾
實有言命而言虛無之命天之道不歸吾實有言道
而言寂滅之道孔子于時有不以攻異端者一一斥
其非而是正之又何肯止言人不言天止以人之有
卽天之有天之有卽人之有合天與人止有有而無
無以垂訓于天下哉亦以孟子曰言性與天道一若

不知其無而止言有者然不知孟子辨性以明性亦從人言不從天言從人之受于天而言之也其言天之命天之道亦從人之性人之道而言者言之不必又取天之命別其以何爲天之命而言之天之道別其以何爲天之道而言之也假使于時有二氏仰楊墨不言人而言天且言天上之天天之命不歸吾實有言命而言虛無之命天之道不歸吾實有言道而言寂滅之道孟子于時有不以闢楊墨者一一斥而是正之又何肯止言人不言天止以人之行即天之

有天之有即人之有合天與人止有有而無無以垂訓于天下哉吾嘗于集錄諸書讀未終篇必有以二氏之言入聖人之道而言之者讀不終卷必有以聖人之言傅二氏之道而言之者或紆曲其意以從之或支離其詞以發之或割截描摹斷鶴續鳧羊質虎皮變幻閃鑠而說之今其書具在人人皆得繹其意旨之所在本聖經賢傳而質證之者也姑舉其一二言之其餘亦可槩見矣如云言有無則多有字明其本無而不必言有也言無無則多無字明其本無而

不可以無言也言有無與動靜同則其動則為有靜
則為無不言動而止言靜猶不言有而止言無也如
云顏子屢空空中受道止摘孔子兩句內一空字亦
不顧上文有屢字下文有貨殖字直以空中受道緊
一空字之下言之如言范淳夫女讀出入無時聞孟
子不識心心那有出入此是女子無知識血肉為心
之語也何至嘆為此女不識孟子却識得心夫識心
即識孟子識孟子即識心故為一抑一揚之詞明以
佛氏一念不起無操無舍無出入之心掃聖賢一致

百慮有操有舍有出入之心不惟掃孟子并孔子亦掃之矣如云寂然不動便是聖人又云聖人天理具備父子君臣皆理不易何曾動來故云寂然雖不動感便通非自外來也夫聖人之言寂然不動豈釋氏坐蒲團之說耶釋氏止須穩坐蒲團便成佛道其無君臣父子又非弒父弒君其理何曾變易只不曾動而為之耳忠孝之理不在事而在心豈有感而不通者哉何須事君事親必自外來始為感始為通哉其大旨如此苟如是是天下之為聖人者止須自孩提

生前剛至老死寂然不動。仁義忠孝原未嘗欠缺。附此。何必如昔聖人生而為人。用幾多窮理盡性功夫。為仁為義為忠為孝。體諸心而見諸躬行。用則實有可行。舍則實有可藏。無小無大。無微無顯。無不以感自外來者。通諸吾心。寂然而無一不為之耶。嗚呼如此而言聖人不惟不知聖人之道并不知讀聖人之書矣。夫五經四子之書。曾有以寂然不動為聖人者。是何聖人耶。是生知之聖人耶。學知之聖人耶。乃敢以寂然不動一語。輒加便是聖人言之。亦不過以孔

子曾於易書有是四字耳夫孔子之言寂言感為易蓍策中鬼神言之也故曰夫易豈有所思所為如人之可得而求者哉及抱筮求之其應如響自非至神孰能與此聖人非鬼神也不覩不聞有形有體寂而非寂不動而動者也而可以是言之者耶且鬼神之寂然不動亦止以筮策無思無為自人說之如是其寂然耳非鬼神之為鬼神無思無為而寂然不動本如是者也故幾言寂然不動即言感而遂通豈筮策之為物感之通之抑鬼神之為物感之通之耶乃我

上大易敍下在神出摘無首無尾敍事不易門字門聖人說鬼神者借以說釋氏坐誣闡之聖人不亦冤乎可痛也哉如此而言性言道有不以人之性無善無不善推以歸乎天之命而言之有不以人之氣質有善有不善強以入乎人之性而言之于是本老氏之說而言虛無安得不曰性中止有道德而已曷嘗有仁義來本釋氏之說而言虛無安得不曰性中止有仁義而已曷嘗有孝弟來不獨舉性與天道而無之幷五倫四德而無之又理之所必然勢之所必至

也以故吾儒談道講學著有成書人升孔孟之堂人入二氏之室一泒流傳支蔓無巳如象山陽明皆聖門傑出之儒徒以心即是理靜始爲真立說坐使聖人之徒日墜二氏雲霧中而不見天日者不知幾何年矣夫舍聖人言有不言無至實不虛之恆理而入二氏言無不言有至虛不實之游談豈其于二氏所爲至真無上秘密不言之旨能了之微之甘與大聖賢人參差出入而言之哉究之徒與大聖賢人參差出入于二氏之道亦何了徹之有夫不能了徹聖人

之道又安能了徹二氏之道出二氏之道尚不能了徹兒能了徹吾聖人之大道哉釋氏從生老病死起見其道斷六塵以絕六根爲要也就其說而言之亦其說之近于理者也然吾即其以斷塵爲絕根者言之能不視邪色矣能拈優曇而不笑乎能不聽淫聲矣能聞陵迦而不悅乎能惡惡臭矣能嗅旃檀而不喜乎能不茹葷矣能食香飯而不飽乎能拔淄衣矣能着紫金袈裟而不莊乎能草菴茅舍而處矣能捨大宅布黃金如天宮月殿而不寢處乎所能斷其塵

而絶其根者。止不畜室一事耳。究之塵斷而根不斷
者。自在也。楞嚴首載阿難攝入婬席而傳大士給孤
長者皆以有室有家入佛道至其徒鳩摩羅什不以
畜室爲戒又諸經說佛氏以耶輸爲妻羅睺羅爲子
由是言之。其爲塵斷而根不斷亦可知矣若以吾聖
人之道通之。苟能斷非理之塵而不斷是理之根與
吾聖人非禮勿視聽。亦復何殊。聖人若黃當一以
非聖爲斷。聖人之六根有何塵可緣而必絶之假使
茹草。若將終身。與被袗鼓琴何異。二女果侍若固有

之與木石與居何異此其所以為聖人也佛氏不論
是理非理惟塵是絕豈徒絕其塵哉亦求絕其根耳
然而其生也不能絕其根如是其死也不能絕其根
亦復如是所說拖牽陀天供養其耳目口體者又復
何如豈絕其根者是一根不絕其根者又一根即由
是言之其絕耳目口體之根而不能絕者如是其絕
心性之根而不能絕者亦復如是其絕知識之根而
不能絕者亦復如是矣故其言心言性未嘗不以明
且見者言之也就其說而言之亦其說之近于理者

也。然彼以有心有性。而欲明之見之。其不得而無之可知也。何以反欲無之。以有心性而有知覺。欲其明之見之也。其不得而無之可知也。何以反欲無之。苟欲無之。是不欲其明且見。欲其不明不見。豈不欲其知且覺。欲其不知不覺也。是求不明不見。始為明且見。求不知不覺。始為明且覺也。大聖人之行心性而必求其明且見也。其見吾耳目口體之塵與明吾視聽言動之根。如日入重淵之下。而光明洞徹。又何所用。乎不明而始為明。不見而始為見。至惜乎淺之者

行爲故釋氏之必以不明不見求之也譬如人之惡明而求暗惡熱而求涼也是見塵而絕其根乃見塵而不見根者也非見根而絕其塵乃見根而自見塵者也以是求暗暗則暗矣不可以復向明如是求涼涼則涼矣不可以復就熱者也以故由其說而推極其所歸非以寂爲歸而必不可者也然而寂之爲言雖以心言之亦以境言之也人生有是所歷之境其境有喧而有寂去塵市之喧而入山林之寂境寂而心亦寂也若死而爲鬼則無境矣無境而求所爲有

寂而無聲之氣而已矣。然氣之為氣，其在陰與陽則一也。日消而日息，日往而日來，不可以寂言者也。苟非去其息而入于消，去其來而入于往，求所為無氣之天而存之，不足以存之也。乃徒以其推測之小智，以為天之上必有是有氣而無氣之天耳。然而天之為天，有氣斯有天，無氣亦無天。釋氏欲無一已之氣，并空并有，三無窮無極，有氣之天亦與同歸于寂而離之，是其為寂也，寂而不寂者也。亦徒以寂為其說之所必歸而已矣。由其說而推極其所歸，非以滅為

歸而必不可也然而滅之爲言雖可以冥言之亦非以心言之者也人生有是所存之心其心有起而有滅妄想息而心若亡識神空而心若冥心滅而境白滅者也若死而爲鬼止有心矣有心而求所爲心滅而境亦滅一道而已矣然而道之爲道其在陽冥在陰一也氣有息而道無息氣有已而道不已不可以滅言者也苟非去其不息而入于息去其不已而入于已求所爲無道之天而存之不足以存之也乃徒以其推測之小智以爲天之上必有是無氣而有道

之天耳然而天之爲天有氣無道而不可以爲天有道無氣而不可以爲天釋氏欲無一巳之氣而無一巳之道并欲使三十有三無窮無極有氣有道之天亦同歸于滅而無之其爲滅也滅而不滅者也亦以滅爲其說之所必歸而巳矣夫寂而不寂不可以寂言不獨吾知之彼亦未嘗不知之滅而不滅不可以滅言不獨吾知之彼亦未嘗不知之而彼必以是爲宗旨之所歸者亦徒爲絕根塵于有生之時非以寂爲歸不可耳吾何必推之陰陽有氣之天必無是天

而存之假使有是天而存之亦釋氏絕有生之根塵以求不復為人而已矣亦徒以真性覺于有生之日非以滅為歸不可耳吾何必推之無氣有道之天必無是天而存之假使有是天而存之亦釋氏真生時之性覺以求長死為鬼而已矣夫釋氏求不復為人其有忝乎為人可知而彼自謂無忝乎為人以生而不為縱恣口體之人必不為放僻邪侈之人然而人之為人不如是而已也釋氏求長死為鬼其有愧乎為鬼可知而彼自謂無愧乎為鬼者以死而不為戕

賊性覺之人○必不爲妖厲淫昏之鬼○然○而○鬼○之○爲○鬼○不○如○是○而○已○也○夫惟不知人之爲人○不如是而已○以其無忝乎爲人○自以爲大于聖人○不知鬼之爲鬼○不如是而已○以其無愧于爲鬼○爲大于聖人者○且爲大于天地○是何異人不愛照夜之珠○而自愛其小璣○不寶○連○城○之○璧○而○自○寶○其○片○玉○宪○其○所○爲○了○徹○生○死○者○亦○徒○于○生○死○殊○途○之○迹○了○之○徹○之○而○不○能○于○生○死○一○致○之○理○了○之○徹○之○亦○其○生○乎○識○量○之○所○至○止○于○如○是○而○已○吾儒從事聖人生而有是耳目口體豈止求不

爲放僻邪侈之人抑求能爲明聰恭從之人死而有是心性知覺豈止求不爲妖厲淫惡之鬼抑求其能爲聰明正直之神無論生知學知安行勉行苟有志于大聖賢人存養事天誰非參兩天地並立三才中之人不知何所見必以釋氏空人世之所有而無之者初未嘗欲空人世而亦以其無而無之必以釋氏空陰陽之所有而無之者初未嘗欲空陰陽而亦以其無而無之無論吾聖人必無空人世之理即有空人世之理吾儒但于聖人有天下而不與之許其視

人世爲何如反置不問而必于釋氏空耳目口鼻以求無生而不欲爲人者空之是釋氏之空無耶是聖人之空無耶亦可恍然而悟矣無論吾聖人必無空陰陽之理即有空陰陽之理吾儒但于聖人朝聞夕死生歸其通陰陽者何如反置不問而必于釋氏空心性如覺以求寂滅而長欲爲鬼者空之是釋氏之空無耶是聖人之空無耶亦可以恍然而悟矣此性遂之不明由于有無之不明有無之不明由于不知無之爲有并不知有之爲有之不明不知無之爲有

有之爲有之不明由于不明聖人之無非二氏之無

聖人之有非二氏之有徒以惑于二氏之言無反欲引聖人之言無而非無者亦以無言之惑于聖人之言有反欲引二氏之言有而非有者亦以有言之作

明道論六

從古聖人相傳止一道人道即天道也曲學小儒愚不知小見各立一說自以爲道而已不足以亂吾道也惟二氏言道言德言心言性莫不于天之上言之以無徵無驗不言有而言無惟其所欲言

吾儒惑於其言道德心性自不能不惑于其言天并不能不惑于言天而言無而聖人之性與天道無不可從可徵可驗質實而言之眞如數見不鮮於物厭苦而棄之矣况又有一長生不死之妄念隱繫於胸中乎桂山欲明聖人之道不得不明二氏之道賢智之人聖人之道明而二氏之道自無不明愚不肖之人非二氏之道明而聖人之道終不明此篇通徹大道之源流而統論之乃三十餘篇言之綱領也

理氣之說余既詳哉其言之矣老氏不知氣以氣爲道所生分氣爲有道爲無而爲有生於無之說守一巳之氣而求之不知其氣之本于天因不知天之氣不以守而有之自以爲能守而有之釋氏不知道以道非氣所存分氣之有爲可無道之無爲可有而爲眞存乎空之說離一巳之氣而求之不知道之本于天因不知天之道不以離而有之自以爲能離而有之既不通乎天道陰陽之源亦徒執乎一巳死生之迹不問其求之得不得終其身討不反顧而求之于

聖人之言理言氣一無與焉者噫吾儒求聖人之說而不得斯求二氏之說而若得之合聖人而本老氏有生于無之說以為說以不離于氣之道離于氣而言之合聖人而本釋氏眞存于空之說以為說以不離于氣之道離于氣而言之以是而參論於天人性命之間有不以至實歸至虛至有歸至無而言之者亦罕矣蓋吾聖人一陰一陽謂道之言人止知聖人徒為天之下地之上言之不知其于天之上地之下無不統而言之是以氣在道中而言之者也蓋天地

上下之氣無不在盈天地上下之道中一陰有一陰之道一陽有一陽之道陰陽之不測有陰陽不測之道道之所在氣之所在也與釋氏真存于空之說亦有何與而必本以爲說亦謂何哉聖人易有太極是生兩儀之言人止知聖人從天之下地之上言之不知其于天之上地之下無不統而言之是以道在氣中而言之者也盈天地上下之道無不在盈天地上下之氣中兩儀有是道而易之兩畫以生四象有是道而易之四畫以生八卦有是道而易之八卦因重

其卦畫亦以是而生氣之所在道之所在也與老氏有生于無之說亦有何與而必本以爲說亦得何哉然後知合天地內外上下四方無不包擧于此理此氣歷億萬年通陰陽人鬼于生生不已無古今無終始而立此法象於太虛無窮無極中斯吾聖人從大易言理氣之大本大原也吾儒欲明道而不明乎理氣雖欲明之烏得而明之作理氣論六

大聖賢人言繼善成性有善無不善從天命人之始而言之也吾儒言氣質善性亦隨之而言氣質惡性

亦隨之而惡亦從天命之始而言之也大聖賢人言孩提之良知良能聖人之不思不勉從人率天之初而言之也吾儒言氣質善生而性善如后稷氣質惡生而性惡如羊舌亦從人率天之初而言之也吾儒不本大聖賢人之說為說而自以其說為說以言性不言氣質為不備而自以其備者言之也然而大聖賢人必不以言性不言氣質為不備亦謂言性自言性言氣質自言氣質不可兼而言之為備不兼而言之為不備者也使必兼而言之以有善有不善之氣

質入之有善無不善之性也是極重之勢在氣質而性反若附氣質而見焉而性不可得而言矣苟必以是而言性自必如釋氏禍滅其氣質無氣質乃有性而後可也夫氣質既無人于何有此釋氏不以為人而有性為性而以不為人而無性為性吾儒言性設以氣質兼性而言之其不折而入于釋氏不以有性為性而以無性為性不可得也又以言氣質不言性為不明而以其明者言之也然而大聖賢人必不以言氣質不言性為不明亦謂言天地之有性自在氣

質無知之中言氣質之無知自在天地有性之中不可二而言之為明不二而言之為不明者也使必二而言之以有善有不善之氣質為性入之有善無不善天地之性中是極重之勢仍在氣質而天地之性反若不附氣質而不見為而性不可得而言矣苟必如是而言之自必如釋氏以作用是性含有氣有質之性求無氣無質之性而後可也夫性歸氣質天命何存此釋氏不以我之精魂為性而以我之佛性為性吾儒言性漫以天地之性又分氣質之性而言之

其不析而入于釋氏不以巳之精魂爲性者是一性而以巳之佛性爲性者是一性不可得也嗟乎大聖賢人之言性而不言氣質也從天命之始言之非言人之事言天之事也從人率天之初言之雖人之事猶言天之事也性之爲性天命之人率之合天人而言之者也天之事終人之事起人之事起天之事終有天之事以開人之事不能不測天之命而言性者天之道也有人之事以成天之事不能不歸人之修而言教者人之道也今吾儒從天命之始纔以性言

之即以氣質言之一若天不賦人以氣質而可言性
天賦人以氣質而不可言性者然從人率之初機以
性言之即以氣質言之一若人止受天以性而可言
性人兼受天以氣質而不可言性者然止知有天之
事自言天之事而不知有人之事即知有人之事言
人之事又不復知有天之事是止知以天之事說性
爲說性而不知以人之事說教爲說性也子思子曰
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此豈言性自
言性言道自言道言教自言教哉乃合性與道與教

爲一事一理而說性者也天以性賦人而曰命者天之教也性即是教也生而有之者也人以性受天而曰教者人之性也教即是性也生而不可無者也命之謂性天之事非人之事無所爲而爲之者也率之謂道人之事猶天之事有所爲而爲之亦無所爲而爲之者也有是無所爲之事斯能有是有所爲之事也若夫修之爲教非天之事而純乎人之事非無所爲而爲之乃有所爲而爲之者也有是有所爲而爲之事斯能有是無所爲而爲之事也故有其性必有

是氣質而不言氣質者以其皆無與于氣質也不假命之爲性率之爲道與氣質無與仰修之爲教亦與氣質無與者也如有是命有是率而與氣質有與焉則命之率之止可從聖人言不可從凡人言也聖人以是命而率之而不知所以修之聖人失其教矣失其教而性與道胥失之矣孟氏三遷而始爲大賢教之與性道並重而尤重于性道可知也凡人以是命而率之而知所以修之凡人得其教矣得其教而性與道胥得之矣太甲顛覆而卒爲明辟教之與性道

並重而尤重於性道可知也故子思三言而後不復言性止言修矣其言修道之君子自天子至庶人自聖人及庸人統而言之者也不覩不聞存養如此莫見莫顯省察如此而後性之中以存道之和以行中和致而位育成此自古聖帝明王立教以教天下此人合天之功與天地並立而稱三才也哉修道之世天子自修以教天下諸侯自修以教其國卿大夫自修以教其都邑閭師黨正自修以教其鄉賢父兄自修以教其家無一人非命而率之之人無一人非修

而教之之人也王國有辟雝諸侯有國學黨有庠術
有序家有塾自孩提而教以知敬知愛而仁義在其
中教以毋誑毋踰而誠敬在其中入小學而六藝以
通焉入大學而九年以成焉教之不率而小懲以警
之大罰以齊之無一人非修而教之之人無一人非
命而率之之人也故其時賢知之人下學上達皆可
爲存養事天之人愚不肖之人行不著習不察皆可
爲終身由之之人由是觀之自開闢以迄今茲是大
聖賢人止此立教以治之之天下止此以人之事治

人之天下也此人之事盡而天之事無不盡以人合天而治之之天下而已矣三代而後天下之失教也久矣五伯之君臣迂濶王道急功狄詐天下愚不役之人孳孳汲汲惟利是求而賢知之徒狎大人侮聖言淫詞詖說雜然並興自非天生孔子於春秋之世以作師之統任之而明其道于前生孟子于戰國之時以作師之統繼之而闢其教于後豈復知從古聖人本天道爲人道有一道而無二道是爲何物也哉故孔孟冢是作師之統自必以攻異端放邪說爲已

任扶末墜之統術正已失之人心使道無仁義性無善惡之說如披雲霧而見中天豈得已哉漢唐以來儒者立講堂聚生徒大要爲經師則有餘者也有宋諸儒發明存誠主敬致知力行不能出孔孟之範圍者有志聖人之徒信而從之以稱人師庶乎可以不愧矣至言性與天道既以性道即在下學而于下學求之又若以性道自在上達而于上達求之是分上下爲二而求之也分上下爲二而求之是分有無爲二而求之也分有無爲二而求之是分有之爲人而

不知其爲天分無之爲天而不如其爲人而求之也夫是以大聖賢人以天命謂性言命從性而言之者吾儒以天命氣質言命從氣質而言之大聖賢人以率性謂道言率從人本天而言之者吾儒以率氣質爲率者不從人而言之大聖賢人于天賦性之初指其無所爲而爲善止此一性者吾儒亦以人受氣質之後指人之有所爲而爲惡爲性又指天之無所爲而爲善爲性安得無二性之說哉嗚呼其言天言性相悖而言者如此其言人言教相悖而言不問而

可知矣姑取其一二大端言之如云自家本質元是完足之物若合修治而修治之若不消修治而不修治之故常簡易明白而易行從古大聖賢人何嘗不說性是本然完足之物若說不消修治而不修治之須是生而知之一流人然堯舜孔子不思不勉自少至老無非修治存心何嘗有不消修治而不修治可以立說教人者耶其他本質未嘗不完足一日不修治便一日不完足其修治當何如可徒以合修治而修治之作有邪學與起語立說以教人者與禪家

坐蒲團眞知識以人生修治爲多事仁義爲强立之名孝弟亦性外之事一惟不修治而修治爲簡易明白而易行亦知必有疑其以禪教說聖教也其得故添一語云禪家强生事山河大地與你有何干涉以禪家說向外的話陽掃之而以禪家說向內的話陰許之又引夫子天何言哉爲禪家惟不假修爲故本無可說作印証而後始以禪家非是不曾得實是無去處說結之何暇問夫子天何言哉是何意旨借以附會其說耳」知云學者須是識仁以誠敬存之不須

防檢不須窮索又申以心苟不懈有何防檢存久自明有何窮索夫大聖賢人教人何人不教以識仁何人識仁而能存仁其無時不防檢無時不窮索者以仁之為仁存之恒久而忽于造次失之日月一至而不能三月守之其難如此惟禪家坐蒲團冥契識不見不聞有何防檢不縛不約有何窮索惟以不為人便是為人不見性便是見性以天地間生人為天地閒死人止一寂滅其心直捷如是豈聖學亦以寂滅其仁道捷亦如是耶故學者識仁一句亦不過借聖

學仁字說釋家心字亦如人必疑其從聖教說禪教也又引孟子反身而誠樂莫大焉作印證夫孟子言反身而誠是從大聖賢人生平存心養性天理爛熟胸中反身乃能如此豈天生一孩提之聖人如釋氏墜地時自稱惟我獨尊一反諸身便能大樂況所反者乃萬物皆備五倫四德無不體備之[illegible]無纖毫缺欠大樂如此而截上句摘下句如此說理豈非說理如說夢耶如云學者今日無可添止有可減減盡便無事有問聰明如何磨得去則日使之則行不使則

無故其教人止教以不須纖毫着力夫大聖賢人言天命謂性何嘗是纖毫可添之物此以命之在天者言之耳若以受之在人者言之能本是以修之於天無纖毫可添于人無纖毫非添矣苟不本是以修之于人無纖毫是添于天無纖毫非減且減之又減以至于無矣故其教以修之也由可欲有諸已進之有充實有光輝有大而化有聖不可知謂神所謂日新之謂盛德富有之大業以天命本無可加之物爲修道日有所益之功吾不知學無可添之謂是何聖何賢

之說而本以爲說耶至其所爲只有可減者是減何物耶以減不善言之減口體之私欲耶減一口體之欲必有一減口體之理以減之減心性之作僞耶減一心性之作僞必有一減心性之理以減之添在人之可添非添在天之可添猶減在人之可減非減在天之可減也若以減善言之是減多聞多識而止于吾道一貫求之耶如此則吾儒語言可減釋氏說法亦可減矣吾儒文字可減卽釋氏經教亦可減矣大聖賢人止須合下以吾道一貫一語指點學人而必

添以語言添以文字是不以大聖賢人為修道之人
添之者說無可添直以大聖賢人為命性之天而添
之者說無可添矣是滅志學能立而于從心不踰求
之耶如此則吾儒生而識性不必啓發而自識儒釋
氏生而見性不必參提而自見矣吾儒生而由道不
必修為而自由儒釋氏生而由道不必戒律而自由
矣大聖賢人止須合下以存心養性一語指點學人
而添以啓發添以修為是不以大聖賢人為修道之
人添之者說無可添直以大聖賢人為命性之天添

之者說無可添矣惟禪家直指人心止須識得此心
是無增無減的斷截耳目口體即爲有惡可滅其衰
心性知覺即爲無善可添此亦以坐辯鬬說聖教以
懸天下之人而已矣以故大聖賢人教人一以發人
聰明爲主博學審問以發其外愼思明辨以發其內
以至作哲作睿窮神知化爲極功今反要將聰明磨
去爲教是磨去作好作僞之聰明如磨耳目口體者
磨之耶出爲從欲小人說不使則無使之則有猶可
也是磨去作哲作聖之聰明如磨心性知識者磨之

耶此為從理君子說使之則有不使則無不可也從古何聖何賢有以磨去聰明之說而本以為說耶禪家以六塵為聰明所使必以不使磨之以六根為聰明所使必以不使磨之以心性為聰明所使必以不使磨之故其言聰明即言性覺也借聖學之聰明說禪學之性覺亦以坐蒲團說聖教愚天下之人而已矣邵云學文須學文知道者進德而已有德則不習無不利又云學文之功學得一事是一事學得百千事是百千事只是學不是德又云學者先學文鮮有

能至道矣尚觀泛覽亦自爲害有錄五經文爲冊者猶云玩物喪志夫大聖賢人教天下智愚賢不肖之人莫先于學學之爲言非止讀書一端言之也上世無書可讀之時以愚學智以不肖學賢以少年學老成皆學也學而問問而思思而辨辨而行皆學也其後書契日增不過視上世學之較易耳故上世如大舜好問好察後世如孔子問禮問官無非學也即推而至伏羲開天之聖生而知之然仰觀俯察近取遠取無一非學故曰賢學聖聖學天今吾儒以學者須

學文止爲下根人說法直以知道上根人自在進德夫教人之道必學文而後以知道言之者聖人之教也不必學文直以知道言之者釋氏之教也釋氏直指人心即是知道無先無後合下便說知道然亦惟釋氏墜地知道自言惟吾獨尊立此一己之教以教天下耳吾儒之教無論聖人啓人自孩提知識未開時何嘗不可教以學文一如以知道者教之亦爲是時止可教以知其所愛之父知其所敬之兄知其所能謹之行知其所能信之言從其所能知而通之而

後可以方名書數可以禮樂射御而漸通之非聖人先以行而後以文之說也此教天下如一人而教之者也釋氏以直指人心教人不問其徒之受戒律與未受戒律誦經卷與未誦經卷亦不問其心之可以直指而教之不可以直指而教之一惟直指而教之從無仁義孝弟而無其心仁義孝弟無而心無心無而性見矣從無耳目口體而無其心耳目口體無而心無心無而性見矣故其徒終日坐蒲團由念念口起而至一念不起必至覓心了不可得而後爲安心

蓋然吾皆由其道而推之其無仁義孝敬而一念不起易以仁義孝敬不離渾淪而無之可得而無者也其無耳目口體而一念不起難以耳目口體不離渾圇而無之不可得而無者也故有阿難萬念不起而一念忽生攝入魔席員悟和尚萬念不起而一念流注轉語叅差可知只求透此耳目口體死然關頭尚不能透終是以灰遏火以土禦水使倆可以頓悟亦可頓迷乃以之說大聖賢人教人學文知道從禪家張分階級有何干涉耶至學一事止一事學百千事

止言子貢只是學不是德必本釋氏而爲是說尤屬可怪聖人教人自言學以多聞多見爲貴何嘗是學一事止一事學百千事止百千事只是耳目不是心得而爲之者耶聖門如子貢之多學聞一知二以一推而推極之其所得爲何如顏子之博文聞一知十以一推十而推極之其所得爲何如其他七十子之徒舉一隅必以三隅反以一隅推三隅而推極之其所得又何如故子貢終能一貫顏子終稱庶乎七十之徒日啓日發而皆得爲適道之人若以學一事

止一事只是學不是得此乃三家村學究教童蒙句讀讀大學以中庸之理問之不知也讀論語以孟子之理問之不知也徒以釋氏直指之虛談而忘聖賢漸進之實力不惟不知聖人且不知釋氏矣假使釋氏生中國自言知慧天生彼豈其不能讀書之人耶彼以直指爲教自知讀盡古今書如惠施之七車張華之三十乘與我坐蒲團以死法爲活計有何交涉故掃卻語言文字不如是則教非其教矣吾儒聖人之徒必引其厭薄語言文字者厭薄之而借以立說

豈其然乎豈其然乎故其言知道在進德非言德也亦言得也借聖學之言德說禪學之言得其言不習無不利借聖學有敬有義之不習無不利說禪家無思無爲之不習無不利必將大聖賢人首以好學教人錢案揪翻以至有錄五經爲駢者豈無終其身誦之論之由之繹之自能通貫其意旨之所存而直以玩物喪志斥之何爲者耶寔從古聖人惟立一教以教天下也何嘗必言命之爲性而不能不言命之爲性以明教之所自來而五倫四德在其中其爲性之

善也乃天之無所爲而爲之可恃而不可恃者也所恃人之有所爲而爲之而後天之無所爲而爲之者始得而有之何嘗必言率之爲道而不能不言率之爲道以明教之所由立而孩提之良知中人之初念下愚之平旦幾希在其中其爲性之善也乃人之有所爲一如無所爲而爲之可恃而不可恃者也所恃人之有所爲必有此無所爲而爲之而後天之無所爲一以此有所爲而爲之者始得而有之夫是以天下無智愚賢不肖之人惟聖人之教以修而修之率

之而無不由之命之而無不盡之吾所謂中庸合三言如一事一理而言之者也吾儒言天命而言有知有覺之性必以無知無覺之氣質入之是性之命于天而純乎善者一以氣質之不純乎善亦以命于天而言之言率性而言無昏明强弱而率之者必以行昏明强弱之氣質入之是率之本于性爲良知爲初念爲平旦幾希不以昏明强弱而無不然者必以率之本于氣質爲良知爲初念爲平旦幾希一以昏明强弱而有然有不然者言之及其言致則猶是有性

有氣質之人也猶是有昏有明有强有弱有純乎善
純乎不善之人也何以致以修之不日合修治而修
治之不合修治而不修治之則日不須防檢不須窮
索不日學者無可添只有可減則日學文只是學文
知道者進德不習無不利又若止從命之爲性率之
爲道生而知之之一人言之此可知本釋氏之旨以
立說無往而不與從古聖人言性言教相反固然無
足怪自爾如是者也作明教論七
中庸明性之書讀首篇三言千七百年來異端曲

學無不作三截看止緣以氣質認作性誤之吾儒
言性又言氣質似乎知性與氣質有分矣乃又于
氣質中加一性直以一性為二性止緣以無知之
氣質認作有知誤之遂將性與教分開性在先天
教從後起安得不將三言作三截看橫說豎說無
一語相合桂山將三語一一分開命自說命率自
說率教自說教分天分人以明立說之本來而後
天命人人率天全在教而修之之人以明天與人
之相合故云三言如一事一理非不言命與率而

導言教也百世以上之大聖賢人言之而未嘗發之者以人讀其書而自能知之也百世以下興端曲學讀其書不能知之又安能發之自不能不支離破碎而言之此吾儒不能發聖人之言徒能發二氏之言墜其術中而不覺者也讀此篇從聖經賢傳已言之中發之如命即教也教即命也取千古已發之聖言發之即謂發千古未發之聖言可以不愧矣吾于桂山三十餘萬言一字無間然矣